



# 方力鈞：一個藝術靈魂的溫度

吳志良

認識方力鈞的時間不長，也只見過幾次面，但總感覺他那些看似隨意的筆觸，其實都是生命的刻痕；那些戲謔的光頭背後，皆藏着一顆無比真誠的心。每次觀看他的畫作，都莫名其妙、情不自禁地有一種感動。

千里迢迢來到武漢合美術館，走進「一個人的藝術史Ⅱ」展廳，迎面而來的不僅是那些熟悉的光頭形象，更多的是他過去四十多年走過的藝術軌跡的真實紀錄，以及從天南海北前來和他分享其生命歷程的朋友。這次，我看到的不僅是方力鈞的作品，更是他生命的延伸，一個立體、真實、鮮活的方力鈞。在這個被藝術填滿的空間裏，我忽然明白：真正動人的藝術，從來都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靈魂的袒露。

一九八八年的雲南，二十五歲的方力鈞偶然走進了「中國遠征軍將士公墓」。五千多抗日將士在此長眠，這個被歷史遺忘的角落，將年輕的藝術家「震撼到稀碎」。他在自述中寫道，從此開始了「惡補歷史新生活」。

那一刻的震顫，如同種子深埋，日後長成了他藝術中那些難以言說的沉重。站在他的畫作前，我彷彿能聽見歷史深處的回聲，能感受到那些無名者的呼吸。原來，他筆下那些看似荒誕的形象，都背負着這樣的歷史重量。而看似玩世不恭的他，也心懷了那麼深厚的家國情懷和大愛大義。

十年後，他選擇在大理建立工作室，理由簡單而深刻：「我希望再也不要離開這種發現了真實的開悟。」這種對真實的執著，讓他的藝術始終保持着痛感與溫度。

在展覽的文獻區，我讀到了一則令人動容的故事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友人庫雪明的弟

弟患腎病需要救治，方力鈞毫不猶豫地捐出了二十九八九年的油畫《無題》參與義拍。一位澳洲老太太買下畫作，善款全數用於治病——這是那次捐助中最大的一筆。

更令人感慨的是，這幅作品二〇一〇年在香港蘇富比以一百一十三萬港元拍出。這次展覽的執行策展人魯虹先生說，這是「善人終有善報」。但在我看來，這更像是善意在藝術市場中的奇妙流轉——那位澳洲老太太的善心，在幫助他人之後，不僅實現了慈善的價值，也獲得了時間的回贈。

凝視着展廳裏方力鈞的其他作品，我想起了另外兩個收藏故事：《1993-4》從一萬美元到二千四百三十七萬港元，《系列二（之四）》從四千美元到五千九百四十八萬港元。這些數字背後，不僅是市場對藝術的認可，更是時間對堅持的犒賞。

在展覽的角落，有關「當代藝術檔案庫」的展板深深吸引了我。方力鈞為此投入大量精力——籌措經費、尋找場地、聯繫各方。魯虹評價道：「若沒有巨大的格局與公益心，他是絕對不會去管這類事情的。」

這讓我想起方力鈞說過的一句話：「藝術是解決生命中最重要問題的方式。」原來，他理解的重要問題，不僅關乎個人表達，更關乎整個藝術生態的建構。在創作之餘，他默默地為中國當代藝術搭建設學術的基礎設施，守護着容易散失的歷史記憶。

這種擔當，讓我看到了一個藝術家最可貴的品質：在成就自我之後，不忘回饋滋養他的土壤。這也解釋了，為什麼他每次展覽，總是高朋滿座，歡聲笑語。

一九九九年大理的冬天，方力鈞、岳敏君

和葉永青在一起商量：「應該把這樣的時間和生活記錄下來。」於是有了「之間」展覽——何時和何地之間，鄉村和城市之間，我和你之間。

葉永青回憶道：「大家一起來喝酒，不談得失。」在昆明「上河會館」，「大家在一起喝酒，這些作品就散掉，去了該去的地方。我們沒有任何買賣，沒有任何經紀，也沒有任何宣傳。」

讀到這裏，我不禁微笑——原來在功利的藝術市場之外，還存在着如此純真的情感和純粹的藝術交往。這種基於友情和共同理想的聯結，比任何商業合作都更持久、更溫暖。多麼的純粹，多麼的瀟灑，又是多麼難得的可愛。

從大理出發的「時間的一個點」活動，像種子一樣在各個城市播撒。到重慶約上羅中立，到長沙約上李路明，到武漢約上曾梵志……他們用這種樸素的方式，一點點喚醒各地的現代藝術活力。這種藝術家之間的情義，或許正是中國當代藝術十分珍貴的底色。



感謝這次展覽，讓我遇見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方力鈞——不僅是成功的藝術家，更是有情有義有愛的人。在這個變幻的時代，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裏，這樣的遇見，何其難得，何其珍貴。

◀「方力鈞：一個人的藝術史Ⅱ」展廳一隅。  
合美術館

## 知天文識天象(上)



自由談

邱婷婷

我的故鄉東埔村三面環海，風景秀麗。假如坐船遊東埔漁港，當船掉頭，人向後看，則如「看山恰似走來迎，仔細看山山不動，是船行。」這裏的「山」借用於東埔漁村。故鄉東埔勝地，人傑地靈；整個村的地形有人形容是狀如箕斗，有人說是如孩兒捧花、「魁星凹斗」。村裏昔日有「龍頭」、「龍心」、「龍尾」——龍頭山在我家小樓後面距離約五十米遠，龍頭山上地勢較高，夏天海風吹拂，非常涼爽。小時候我們有時到「龍頭」上玩，「龍頭」是座天然巨石、形狀如龍頭；「龍頭」上有「龍眼」、「龍鼻」、張開的「龍嘴」，鄰居小夥伴們常爬進「龍嘴」裏玩，夏天中午常見村中有男人躺進「龍嘴」裏休息；「龍心」是距我家小樓斜對面二十多米遠的巨石——小時候我們稱為「大石公」，關於「大石公」有許多神話傳說，小時候「大石公」在我和小夥伴們心目中與睡夢中是個神秘的慈祥老人——而「龍尾」則是村南的觀音寺南面的溪水潺潺似龍尾在擺動；據說村中有此奇景，會出大人物、大官，昔日東埔村就有康熙「四世一品」邱天勝將軍。在清朝康熙年間，李光地推薦施琅將軍擔任收復台灣重任，邱天勝將軍作為副將，因驍勇善戰，屢建奇功，成為清朝一品官員——由於用人知天文識天象，邱天勝將軍對大海上的風雲變幻的認識用於軍事上，利用天文大潮、大海上漲潮之勢，木戰船一舉迅猛攻入而成功收復台灣。

據村中舊時的傳說：東埔人邱岳先生有一次捕魚歸，見有抗倭兵船正在大海上向外行駛，邱岳先生急忙拚命招手，兵船即靠近問何事？邱岳先生說，現在雖風平浪靜，但天邊異雲湧動，這是天公示警，不久將有風暴來臨，應趕急回港避風險！果然不久就發生大颱風。抗倭軍船聽信邱岳先生睿智、仁摯的建議，終免受一場天災，幸而安然無事。



繽紛華夏

王璟

瀘沽湖有兩大奇絕處，一是中國境內最清澈的高原深水湖泊之一，二是湖畔有個「東方女兒國」，中國唯一沿襲母系制的摩梭人。

因清澈，湖水毫無保留無遮擋，在純粹它自己的同時也純粹了人心，很治癒。因陷於青藏高原橫斷山脈的雲南四川兩省交界處，雖海拔不低但幾乎沒高反。因水夠深，「水綠則深，水黑則淵」，所以同一片水域會呈多種顏色，色系高飽和度。這許多優勢讓瀘沽湖位列中國大陸最漂亮最可親近湖泊頭部。

尤其湖水。不燥的斜陽下乘船遊湖，木船似在懸浮，船沿邊滿眼寶石藍翡翠綠，隨着船和槳的吱呀一路鋪開去；槳聲船影裏，湖面雲朵、湖底鵝卵石跟着水波搖曳舞動，斑斕一片，誘惑得人很想伸手去抓。

如果剛好趕在瀘沽湖日出日落，便能拍出太陽霞光湖水三位一體的大片。

日出要在湖西岸雲南這邊看。太陽按時從山坳間露出頭，然後飛速跳到湖面，躍成一輪紅日；湖水默契配合，從緋紅到明黃到金光蕩漾，無縫轉場不着痕跡。當有雲纏繞日頭，這時就比普通水上日出要多出很多花樣，因為每一次每一片的雲和影都出其不意拒絕雷同，莫測造型讓想像力宕機。若再瀰漫層薄霧，陽光穿過青霧掃過山巒透進樹林來到村寨，些微點亮湖岸人家影影綽綽的飛簷翹角，恍如海市蜃樓，故事感拉滿。

日落最佳機位在湖東岸四川那邊，太陽一步一步走進山背後的所有流程，在此會整套演繹給你看。日光漸弱時，落在湖面如聚光燈，提煉出那個熠熠生輝的主角；日頭變紅

## 瀘沽湖和它的「女兒國」

時，似龍騰鳳擺，白焰噴薄到達湖水，一道吉光乍現。此刻有大塊雲飄過太陽，陽光或變成耶穌光傾瀉而下，或把雲浸染成莫奈的畫，深深淺淺肆意量開；再看湖水，倒映着霞光，正炸裂綻放，震懾得人完全沒了脾氣。

瀘沽湖核心水域邊有片七平方公里草海濕地，是以走婚聞名的摩梭人主要棲息地。

摩梭人，中國極少數族裔，有自己的母語摩梭語，沒有文字。中國五十六個民族沒有「摩梭族」，國家把她們分別歸類，雲南一畔為納西族，四川一畔為蒙古族。

摩梭人一直承襲母系制，自然演進至今。他們以一位老母親為主幹，蔓枝展葉多達幾十口組成一個大家庭，成員全部為母方血親，沒有翁婿、婆媳、姑嫂、叔侄等父系關係；母親在家庭中擁有絕對權力地位。

摩梭人根基於她們母系社會文化，形成自己獨特婚配模式——「走婚」。

比如給我們划船的這位船工兒子，和同族多數男子一樣，終生生活在母親身邊。每天夜晚去



女伴家，清早再回自己母親家；而媽媽阿姨姐妹，則白天在自己家勞作，夜晚等男伴來走訪。家族裏從不會有娶妻出嫁這種事。若老母親同意，已有自己子嗣的女兒可分支出去組成另一個母系家庭。

當然沒有婚嫁也不會有離婚一說，因為走婚制不用登記註冊。夫妻倆一輩子基本分開生活，所生孩子歸由生母和她的家人共同撫養，家庭裏後代皆為生母和姨母的孩子。這期間父親留在自己母親家幫助管教供養自己姊妹的孩子，不參與自己孩子的成長養育，平時也不來往，正所謂「知父不親父」。父親們除晚上來和母親們走婚，若在白天出現，通常只為重大事宜，比如孩子滿月酒、孩子成年禮，以及過年過節，純當走親戚。

摩梭男女一到成年便有資格找伴侶走婚，若解除這種走婚關係只需家族同意；分手後仍可自由與他人重新走婚，但在關係存續期實行一妻一夫制。

這種婚配形式的儀式感來自於草海上那座走婚橋，被稱「天下第一鵠橋」，它風風雨雨千百年，見證了一對對摩梭男女曖昧又浪漫的往來。

瀘沽湖草海附近有幾個國家級摩梭傳統古村落，春夏秋豐水期，摩梭人會划着豬槽船到草海裏打魚摸蝦撈野菜；冬季草海變灘塗，成千上萬隻候鳥會飛來，嚙嗜喳喳陪摩梭人一起曬太陽。倚山傍水的民居木楞屋，依走婚需要設為二層，分戶散落草海邊；屋周是良田草地牛羊，屋後種蘋果，屋前院落花叢間穿梭着用心經營三餐四季的粉紅身影。

◀溫暖又安然的瀘沽湖。

作者攝

## 捉魚記



人與事

徐成

大約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那喪偶再嫁去上虞的二姨媽搬回了嵊州，她和二姨夫在大會堂（現在的越劇藝術中心）台階下一個老舊院子裏租了兩間房暫居。二姨媽再婚後一直

住在上虞，因此所有姨媽中，她於我是最陌生的；而且她又信了基督教，在那個年代更是顯得怪異，總讓我覺得她是個十分神秘的人物。與我那胖胖的母親相比，二姨媽十分乾瘦，她的眼角像外婆一樣耷拉下來，有種悲憫感。我家那時候住在市心街的老台門裏，和二姨媽家最近，二姨夫出門工作時，她便常來我家幫我媽幹家務，也時常陪我玩，一來二去我和她逐漸熟稔起來。

那時候我有兩個興趣愛好，一是養小動物，這其中不少是從父親買的生鮮食材裏救下來的魚蛙蟹；二是做手工，這愛好便是現在我依然痴迷的紙模型製作的前身。二姨媽空閒時候常陪我做手工，她完全聽從我指揮，與脾氣急躁的母親相比，她有耐心多了。

我家台門口住着施爺爺老夫妻倆，施爺爺也有兩個興趣愛好，一是種花，尤其是大朵的各色菊花；二是釣魚。每次釣完魚他騎着自行車回來，魚桶裏總是噼裏啪啦地傳出魚兒撲騰

的聲響，可見他又滿載而歸了。他與我父親偶有口角，因此兩家關係並不近，他自然也不會把自己釣來的魚兒送我。於是那年夏天我靈機一動，決定自製魚竿去釣魚！

我託二姨媽找了根細長的竹竿，又從母親的縫紉機抽屜裏拿了一小股細棉繩，將它一頭牢牢地綁在竹竿細頭上；然後用小榔頭把一根細針敲得彎曲如魚鉤般，再讓二姨媽幫忙將細棉繩穿過針眼，一個簡易的魚竿就做好了。我還和二姨媽在院子濕泥裏挖了好幾條蚯蚓做魚餌，待下午太陽沒那麼曬時，我就拎着個小桶和二姨媽出發去釣魚了。路過施爺爺家時，他正要去門前梧桐樹下乘涼，看到我那自製魚竿，便笑道：「你這魚竿能釣到魚才怪呢！」聽到這話，我的臉一下子就紅了，不知該如何回應，只聽二姨媽大聲說：「放心吧，一定釣到魚給您看！」說完，她就拉着我的手加快步伐朝巷子口走去。

那時候的剡溪還沒經歷過大規模挖沙，一直到炎熱少雨的夏日，江濱路段的河道就變得又窄又淺，連小學高年級的孩子都能手牽手徒步淌到對岸去。夏日傍晚，剡溪的水在烈日餘暉下顯得金燦燦的，我拿出魚竿，把蚯蚓串在自

製魚鉤上，用力把魚繩甩了出去。魚鉤落水後，我就和二姨媽站在岸邊靜靜等待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溪水，我眯起了小眼睛，希望可以窺見魚兒的蹤影。可惜過了半個小時都沒有任何動靜，我開始着急起來，心想如果空手而回，一定會被施爺爺取笑。二姨媽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說道：「水那麼淺，估計沒什麼大魚，你這魚鉤太大，可能小魚咬不住，不如我們用手抓吧？」但是魚這麼機靈，靠手怎麼抓得到呀？」我問道。二姨媽說：「我來試試。」

說完，她便把拖鞋放在岸邊，把褲腳捲得高高的，拉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淌入淺淺的剡溪中。我穿着短褲，自然不怕下水，到較深處河水也只漫過了我的膝蓋而已。二姨媽選了河中一處小沙汀，讓我不要出聲。只見她緩緩貓低身子，雙手往沙汀底部迅速一掏，「桶！」她衝我喊道，我趕緊把小桶一遞，她張開手掌，一條兩指寬的小魚就如變戲法般落入了桶中。她說這些沙汀底下有很多水草和養分，小魚最喜在下面躲藏，她小時候常用此法捉魚，屢試不爽。於是我就看着她頻頻出手，逐漸捉了一小桶的魚，大的有半隻手掌那麼大，小的則只有大拇指指甲大小。我看着這一桶魚可高興壞了，心想：「這下施爺爺可無話可說了！」

時近黃昏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二姨媽說：「要回去吃夜飯了，這些魚夠了嗎？」我開心地點着頭，收拾起那沒用的魚竿，和二姨媽一起朝家走去。一路上魚兒在我的小桶裏撲騰，我別提有多高興了，二姨媽簡直成了我的偶像。路過施家門口，我故意大聲地說：「今天『釣』到好多魚呀！」生怕施爺爺在屋子裏聽不到。

母親把大一點的魚挑出來用油煎了吃，小的那些就成了我魚缸的住戶。那天吃晚飯時，我還一直在說二姨媽捉魚的事跡呢。後來二姨媽還陪我去捉過幾次魚，她也曾教我徒手捉魚的技巧，但我未習得真傳，每次都還要靠小網和竹畚斗才能捉到魚。

如今的剡溪被修整得又寬又深，好處是暴雨天氣下，也不會如以前那般水漫金山了；壞處是原本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都變成了人工水道和堤壩模樣，而孩童們也不可能再去裏面捉魚和游野泳了。一轉眼，那個和二姨媽去捉魚的夏天已經是二十八年前，我竟偶爾還會想起那些細節，那一日的快樂從未走遠。